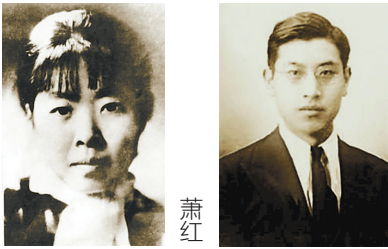


闲话文人 潘彩霞

温暖萧红的戴望舒



“当我死后，或许我的作品无人去看，但肯定的是，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但凡读过萧红的，都知道她短暂的一生纠缠在几个男人中间，又无一例外地受到伤害，女作家格致就曾如此说：这样一个天才，让她那样的死去，只有鲁迅先生是没有责任的。事实上，温暖过萧红的，除了祖父和鲁迅，雨巷诗人戴望舒不可不提。

1938年，戴望舒到香港后，受邀担任《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利用这个小小的阵地，他向当时的知名作家们约稿，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

1939年2月，戴望舒写信给在重庆的萧红，邀请她为《星座》撰稿，并“希望是长篇，以便连载”。虽然不曾谋面，但凭借鲁迅的高评价，萧红早已成为现代文坛瞩目的作家，戴望舒久仰她的大名。不久，萧红寄来新作《旷野的呼喊》，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松花江畔的抗日故事，萧红用绚丽的笔致、以敏感善良的心灵记录了人民的苦难，同样是抗日志士的戴望舒非常欣赏，很快就在《星座》连载。此后，萧红又陆续寄去散文、小说多篇，其中《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刊出后，获得读者广泛好评。那一时期，来自《星岛日报》的稿费成为萧红与丈夫端木蕻良的主要经济来源。

随着重庆被频繁空袭、轰炸，渴望有一个宁静写作环境的萧红决定离开，端木建议去桂林，她则主张去香港，因为她觉得“自己和端木都有些文章在《星岛日报》上发表，生活不会成问题”，对于从未见过面的戴望舒，萧红心里多少有些仰仗的意思。

1940年初，俩人到达香港，刚安顿下来，一个男人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微笑着自报家门：“我是戴望舒！”突如其来的晤面让萧红和端木惊喜不已，戴望舒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夫人穆丽娟更是欢迎他们搬来一起住，虽然终因端木的风湿病不方便爬很长的山路而推辞，但是对于人生地不熟的萧红来说，这无疑是极大的安慰。

作为香港文协的负责人，戴望舒还为萧红和端木安排了一次欢迎会，两人也欣然加入香港文协分会，在纪念鲁迅六十周年诞辰大会上，穿着黑丝绒旗袍的萧红朗诵了鲁迅的杂文，给与会者留下“瘦却却的，发音不高，但疾徐顿挫有致”的印象。

萧红撰写《呼兰河传》时，戴望舒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让萧红把先完成的章节交给他，以便在《星座》发表，就这样，从9月到12月底，《呼兰河传》经戴望舒之手推向社会，萧红对此，充满敬意和感激之情。

香港三年，戴望舒经常去看望萧红和端木，端木曾说：“我们和望舒在香港接触是频繁的，谈论一些问题，彼此也能理解……有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味道”。在萧红心中，戴望舒既是兄长，更是可信任和依赖的朋友，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样真挚的情感尤为可贵。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萧红居住的九龙陷入炮火，重病在身又兼庸医误诊，1942年1月，受尽折磨的萧红含恨离世。时值香港沦陷，日军的铁蹄和屠刀随处可见，后事成为难题，“几个朋友，搞到一辆板车，自己拉着，走了六七个小时，将萧红的遗体拉到了浅水湾埋葬”，这“几个朋友”中，戴望舒就是其中一位，同受战乱之

苦、感情之困，对萧红，他是惺惺相惜、同病相怜的。

萧红去世后，戴望舒不顾病痛缠身，多次去萧红墓前凭吊，每次步行六七个小时，荒滩被他踏出了小径，要知道，那时的香港还在日军控制之下，“萧红”的名字提都不敢提。发表《墓边口占》时，戴望舒在自己保存的剪报上注明：“原题为《萧红墓边口占》，萧红二字被检。这首被评价为“一颗无与伦比的明珠”的诗”是这样写的：“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有挚友深情如此，萧红泉下有知，也该是欣慰的吧？

百味书斋 董珊珊

读书的境界

读书有三种境界：一是读在眼里，这是皮毛也；二是读到心中，一半也；三是读在手上，这才是真正的全部读懂了的。读书和不读书是有天壤之别的，读得多和读得少也大不一样，读进去和没读进去或读进去了却没能出来更是大有分别。

老年人读书看报，不仅开拓视野，增长知识，了解天下大事，使晚年生活充实，贴近现实，排除孤独感，能延年益寿。

哲学家康德说：“老年时像青年时一样高兴吧！青年好比百灵鸟，有它的晨曲；老年好比夜莺，应该有它的夜曲。”人生如远行，有书的陪伴，老年的那段旅程，依然是一个不寂寞的新境界。

读书是最好的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学习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断向困难斗争的过程，谁肯下功夫，谁就能在学习上有所成就；谁贪图安逸怕困难，谁就不会有什么收获。而读书的感觉往往是妙不可言的，好像洗浴，使人立即耳聪目明，心清神朗，真如在山巅上，一草一石都在眼里心里，那真是草和石头的真形状真颜色。

有些书，你一读便放不下手，而且不愿读得那么快，要好好享受，慢慢过瘾。读《红楼梦》细读细嚼，才会体会“情切切花解语，意绵绵玉生嫣”的意境和妙处，会对林黛玉“读吟怡红院，琴听蒲湘馆，泪洒相思地，魂归离恨天”的忧思之情多了几分理解和伤叹。一把辛酸泪，识破荒唐言。我解其中味，悟出作者禅，细品书中味。

宋代陆游诗曰：“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这话值得咀嚼。因它既有哲学意蕴，对年长者又有着极鲜明的启发性。对老年人来说，虽无少年的热烈与浪漫，却具有一种特殊的厚重与平安。他们有过苦难、失落，却更有意志、毅力；回首往事，咀嚼生活，懂得了微笑、理解，坦然进入了成熟而富饶的“老”年龄。

辛勤几十载，方寸八百篇，我爱读书，进而也热爱上了写作，写作就得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得与人多交往多聊天，特别是与并不熟悉的人交谈，获知鲜活的写作材料。说话要动员大脑各部位，交谈时很多读书获得的知识，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如泉般涌出，久而久之，在交谈时你能做到滔滔不绝，口脑并用，妙语连珠。这是因为手、脚、腿部肌肉的运动受到神经的指挥，反过来刺激大脑，因而促使健康。这是读书的好处。由读书升华到写作更是海阔天空的思维运动，写文章进行构思，要文理通顺，逻辑性强，段落清楚，结构紧凑，描写生动，用词得当。这就要运用创造力。头脑细胞的变化同样遵循着不进则退的自然法则。写文章引用读过的诗句、典故、成语等，使大脑处于积极工作状态，无疑是对大脑相应部位的良好刺激，使大脑兴奋活跃，思维敏捷。

我虽已半百，但读书、写作使我精力充沛，体格硬朗，读书真好！

流金岁月 周华诚

灯下写信的时光

村里的姑娘外出打工，出门时，家里人千叮咛万嘱咐，到了那边安顿下来，就写封信回来。

那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吧。电话都还没有普及，整个村庄都才只有一两台手摇电话机。初中毕业后，不再读书的年轻人，在过完年之后，会跟着大几岁的人一起出去打工。不是宁波、温州，就是杭州、上海。

所以，吃过晚饭以后，常会有村邻手里捏着一封信，慢慢地走到我们家来。

他们是来找我父亲读信的。父亲念过高中，在村里是个有知识的人。父亲提笔写字，一是为村人写信，二是“号”农具，三是过年写春联。大大小小的箩筐、风车、打稻机、竹簟、犁具、畚斗上，都能常见到父亲的字。

泡一杯茶，拉几句茶话，大家在灯下坐下来。然后父亲展开信，读给对方听。

初中毕业后，村里的凤英也跟人一起外出打工了——到杭州，已经是天遥地远了。好不容易写一封信回来，家里人都很高兴。我只记得，凤英在信里说到，她在服装厂上班，工资还不错，住处也干净，大家住在一起。就是吃饭，不怎么习惯。

那时候，谁家儿子女儿在外面打工，有一封信回来，几乎是一件大事。总会说到城市里的情形，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多事情，都是村里人闻所未闻的。那时，没有几个村民去过那么远的地方，那么繁华的城市。

于是，读信的过程，也是大家一起讨论的过程。这样的讨论，可以排解当事人的孤独与无助。于是，大家边读信，边说话，边议论。议论完了，父亲再仔仔细细铺开信纸，帮人写信。

大家讨论一句，父亲写一句。凤英妈说，告诉她，家里都好，不要挂念。你在外面要注意身体，安心工作。

凤英妈说，饭菜不好吃，那也没有办法，饭一定要吃饱，吃饱才有力气。

想了想又说，家里的母猪生了一窝小猪，一共十六只。

信写完了，父亲再给人家读一遍。凤英妈点点头，好，那就这样吧。过几天，有邮递员到村里来，那封信也就寄出去了。

那时候，邮递员是村人们最盼望见到的人。

有儿女在遥远地方打工的，就更是牵肠挂肚。因为写信几乎是唯一的信息渠道。

等到再过两年，我也出门去读书了，一去就是几百里，杭州。

我也给家里写信。

那时为了一句写信的抬头敬语，都要斟酌半天。“亲爱的爸爸妈妈”好，还是“尊敬的父亲母亲大人”好？如果这样写，总觉得怪怪的，平时在家里，哪里会这样跟父母说话，显得有些假；但要这么写，父亲收到信后，一定会在心里责怪：这么不懂得礼数，没大没小！

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写一封信吧。也几乎每半个月，能收到父亲的一封信。

奇怪的是，我到现在几乎已经记不得当时那些信里写些什么了。我只是在每收到一封信的时候，就可以想象，父亲和母亲一起在晚饭后，坐在灯下读信和写信的情形。

到了冬天，我放假回家，邻居小水哥来找我。小水哥在宁波打工，那些天正好回家过年。他跟我说，他喜欢上一个工厂里打工的姑娘，自己不会写信，托我帮他给姑娘写封信，要文采好一点，有文化一点。

他把藏在衣服里的一本书拿出来，我看了一下，是《教你怎样写情书》。

就这样，我也开始了代人写信的工作。从那本书里，摘抄一些句子，再加上一些想象，把小水哥的思念添油加醋地写在

信纸上。

小水哥一边读，一边连连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然后小心翼翼折好，折出花样，小心翼翼装进信封寄出去。

等到我毕业的时候，小水哥已经和那个姑娘结婚了。

我去喝喜酒的。说起来，我也算是功劳非小。

再后来，写信的日子越来越少。我也几乎再没有代人写过信。

如歌行板 吴越

春风又绿文渊村



悠悠万泉河，穿越崇山峻岭，汇集涓涓细流的龙江水，养育着沿岸勤劳勇敢而淳朴的老百姓，也滋润着龙江岸边的文渊村。在琼海，文渊村是个值得慢慢行走的村庄，有数百年的沧桑，有淳朴的风土人情，还有贤人志士在船湾渡口踏地有声的历史脚印。

文渊村人杰地灵。这个仅有几百人的小村庄，自然环境保持完好。千百年来，这个村庄一直浸润于墨翰书香之中。关于文渊村的风物人情，从这块土地里成长起来的人，都如数家珍。从文渊村走出去的旅澳作家黎国器，他的一本纪实著作《万泉河传》，从人文地理到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学，把万泉河史作了很深入的诠释。另一本散文集《山里巴人》，是文渊村一位土生土长的作者写的，这本散文集散发着力文渊村从刀耕火种年代发展到电子商务时代经济、文化、生活巨变的泥土芳香。而《龙江、龙江》，则是一本集龙江文化的文史集。那山、那水、那石、那树、那屋、那祠堂公庙，都完整地保留至今，静静地传承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渊源。

时代变迁，文渊村与时俱进。春雨洗涮着前进路上的污垢尘埃，勤劳的文渊人用双手描绘着园林式的村庄。

春风化雨又绿了生态文明的文渊村。龙江——石壁，两镇隔河相望。川流不息的悠悠龙江水，滔滔地注入万泉河，诉说着两岸百姓集市横渡的辛酸苦辣，也描绘着民风民情的喜怒哀乐。

2005年，新落成的石龙大桥成为文渊村历史上的里程碑。文渊人欢天喜地看着那一道道的田埂，把自家放养的禽畜送到船湾岭上，良田环抱着墨绿色的村庄，承包地里飘香的瓜果散发着时代的芳香。房前屋后的夜来香驱逐着蚊子，人们在花草点缀的新瓦房里过着休闲的生活，五谷杂粮成为养生的生命之宝。男女老少无忧无虑共聚一堂，品一口清香茶，喝一杯“咖啡黑”，回味着过去一毛钱解饿的辛酸历史，以及从互联网的新市场带回来的欢欣时尚。自行车的叮铃声和汽车的喇叭声合成一首春华秋实动人的田园交响曲，人们钟情地倾听着自家的“三鸟”在隔山自由地鸣唱致富的曲文。村民们靠勤劳的双手，建起一座座农副产品加工厂，崭新的仿古新瓦房，一排排挂果的椰树林，一行行节节高的毛竹林，一片片醉人的槟榔树，漫山遍野鸣叫的黑山羊，还有那充满着乡愁味诱人的山柚油。

站在村中央横空而立的“望江廊亭”船湾渡口处，远眺那初升的太阳映照着碧波荡漾的万泉河浪花，文渊村总是浸润在繁荣的农耕绿色文化氛围之中，令人回味。